

冷静深入地书写新移民的生活与心态

——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小说研讨会综述

杨剑龙, 罗四鸽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新移民文学冷静深入地书写新移民的生活与心态, 以与西方文化对话和互相渗透的姿态去书写, 以写实为主的叙事方式中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创作技巧与手法, 深入写出新移民努力融入异国文化氛围中的矛盾与冲突, 不少作品的叙事方式还比较传统。

关键词: 新移民小说; 《一代飞鸿》; 叙事方式

Abstract: In narrating their immigrant experiences, the Literature of New Immigrants usually tends to imbibe and dialogue with western cultures as its attitude and strategy. The realistic narrative mode and multiple narrative techniques are applied. Readers thus are exposed to confrontations and conflicts new immigrants encountered when they were striving to assimilate into the mainstream culture. Many of these works still adopt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modes.

Key words: New Immigrants Novel, A Generation of Swans, narrative mode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677(2008)6-0106-03

2008年10月18日,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北美文心社、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小说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余位作家, 和20余位批评家参加了研讨。研讨会由上海师大教授杨剑龙、文心社总社社长施雨主持, 围绕《一代飞鸿: 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一书, 展开了深入研讨。主编陈瑞林、融融和责编李木分别介绍了小说集编辑出版的情况。杨剑龙: 改革开放以后, 最初的留学生文学, 大多书写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艰难、文化的隔膜、思乡的苦楚等。在留学生们逐渐在异国土地上扎根以后, 身份

与生活发生了变化, 创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形成了新移民文学, 显得更为冷静、深入、深刻。在该小说集中, 可以见到新移民文学的一些特征: 第一, 以生动自然的笔触, 真实地描写新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 深入写出新移民努力融入异国文化氛围中的矛盾与冲突。第三, 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拳拳的爱国之情。第四, 在以写实为主的叙事方式中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创作技巧与手法。第五, 形成了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群体性的影响。杨扬(华东师大): 新移民作家大多不是职业写作, 很多人是对文学的爱好, 是带着一种自我抒写的愿望写作的, 与职业写作和商业写作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创作姿态平和, 没有很强

收稿时间: 2008-11-08

作者简介: 杨剑龙, 男,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罗四鸽, 男,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的功利性,创作具有真实性、丰富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钱虹(同济大学):新移民文学的第三代作家,有的用英文写作,直接进入了美国的主流文坛,后来又从英文译成华文,如哈金的作品。小说集中有很多充满血和泪的作品,给人的冲击力在于它的真实性,如少君的《洋插队》,以自述的方式讲述到澳大利亚移民后的辛酸经历。杨文虎(上海师大):从文学角度讲,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还处在一种业余水平,小说集中许多作品的水平和国内相比并不差,有些是对国内生活的一种他乡的回顾;有些表现融入西方以后的心态,以一种融入其中、要求与西方文化对话和互相渗透的姿态去书写,从他者的、受害者的心态中摆脱出来,如严歌苓的《女房东》。有的强调绿色心态,如施玮的《小鸟依人》。李平(上海师大):近几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势头远不如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这有历史原因。小说集里有些作品很有水平,如张慈的《风自由》,我感觉新移民作家的价值观似乎还比较传统。郝雨(上海大学):新移民小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更集中突出地体现在性爱观念的差异,如冰凌的《同屋男女》在面对性爱问题时凸现的两种文化的差异,在《女房东》、《你不叫我哭》等中都有所表现。喻大翔(同济大学):小说集的出版,其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应该关注大陆新移民作家,他们已经成了气候,这本书有好作品,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理想,移民文学是一种用生命来创造的文学。朱小如(文学报):能从小说中读出我自己的内心,才是评判的唯一的标准。我们讲述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把人类的伤痛揭示出来,它是怎么写伤痛的?这才是我评判小说好与坏的标准。你的独特的个人经验是什么东西?给我们增加了什么丰富的色彩?陈公仲(南昌大学):我们必须把人性写深写透,揭示人性的深度是衡量小说成功与失败的最主要的尺度。创作把人性抽象化了,纯粹写一种动物性、生物性,是不够的。人性也必定是后天的社会性所造成的,所以离开社会性来讲纯人性的话,这是挖不深的。殷国明(华东师大):人类最优秀的小说家往往产生在多元文化的熏陶和考验

当中,任何一个局限于一种文化或地域性的观念来写作的作家,他的普遍的意义和价值都会受到局限。施玮(美国移民作家):真正反映移民文学的是骨子里对人生、对人的价值不同的理解,我不赞成说现在中西方文化、文学最大的差异是性的区别。移民文学创作一个很大的困惑是今天我们作家仍然在媚俗,就是媚评论家的俗,媚中国读者的俗。你们把我们界定为应该性解放,应该是很痛苦地在海外冲击中生活。真正的开放也不是那种性意识的开放,真正的开放是对存在的拷问、对生命价值的拷问、对终极意义的拷问。刘忠(上海师大):我觉得小说集里很多作品,还是中国式的、中国化的,很多作品还是故事层面的,象征性的或者说有思想力度的作品不是很多。钱文亮(上海师大):这些小说写得还是很不错的,当然问题也有,常常是为情作文,很多作家的话语方式,没有新的东西,甚至是对20年前或10年前国内作家早已经操作得非常熟练的结构模式、话语方式的重复。我注意到严歌苓、哈金的作品非常有意思,没有刻意强调自己的移民身份或中国人身份,写出了人性的具体性,也写出了人性的民族性。李洪华(南昌大学):我以“融合与皈依”来谈论小说集,“融合”指的是新移民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它最终命运是融合在它的母体文学之中的,“皈依”指的是母语文学或者文化始终是新移民文学依附的家园。集子里有两篇小说与众不同,融融的《黑猫情人》、哈金的《皇帝》,完全西化了。袁敏(《江南》杂志):国内大部分刊物对海外作家是非常关注的,像严歌苓、张翎、哈金这样的作家,他们在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他们的视野是国际化的、开放的,我们杂志社非常希望你们稿子能到我们刊物发表。施雨(文心社):我代表海外作家感谢在座的批评家这么多中肯的意见,到场的20几位海外作家是非常幸运的,能够感受到这种现场的气氛,从中感悟到我们现在、以及将来创作要探索的各种方向,我们文心社就是要为大家提供一种交流的平台。杨剑龙(上海师大):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是全球性的,有人存在就有文学,有痛苦就有文学,大痛苦里有大文

学。中国的作家现在是越来越不痛苦,所以文学常常太轻松、太惬意。作家应该去寻找痛苦、感受痛苦,然后才可能写出有痛苦经历的、经验的、感受的文学。北美作家现在的比以前轻松了、稳定了,但是还是要去寻找人类的痛苦,可能这个痛苦是个人的,但是也是全人类的。文学要写心灵的文学,不是浅层次的,是要沉下去,文学作品要对读者有一种心灵的撞击、心灵的呼应,才能感动人,不是一种表象的,在表象背后要有一种自觉的、深刻的、人类的沉思,最好的作家应当把生活、思想、技巧融合在一起,作家要追寻自己的个性。新移民文学是否要思考、处理一些关系:1、虚构与写实。在真实基础上有一定的虚构,有一定的灵动的东西,创作要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否则会写得太拘束。2、自我与群体。中国社会是一个群体社会,西方社会可能更注重自我,文学创

作怎样处理这种关系,我始终认为应该把自我写深写透了。3、外在与内在。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常常是写外在的东西居多,这可能是一种写实主义理论的显现,最好的文学是深入到人类心灵深处的。4、传统与先锋。文学总是有传统的,但在继承传统过程中还是需要探索,无论是思想也好还是形式也好。5、回首与前瞻。新移民文学创作中常常会回溯以往、回溯历史,怎样处理好向前看,把握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思考与对未来的瞻望。6、缠绵与力度。新移民文学很多写得很缠绵,常缺少一种力度感,即看过之后会使人震惊,在振聋发聩中让读者获得感动。我特别赞赏当年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过50年你们看谁能给新文学留下什么东西”。

录音整理:朱叶熔、张欣、赵磊、陈鲁芳
(上海师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燕世超)

《萧村文集》出版

《萧村文集》2008年由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这是新加坡文艺协会“南来作家文丛”系列的第一部。“文丛”所收的是那些由中国到南洋去的作家,或是到中国留学、抗战后返回东南亚的华文作家的作品。“文丛”由骆明任主编,杨松年、庄钟庆、萧村为顾问。

《萧村文集》共分5卷,计有文学卷(上、中、下)和侨史卷、经济卷,囊括了作家一个多甲子以来在文学、侨史、经济三个领域所著的18本书的主要成果,是他辛勤耕耘数十载的集大成之作,蔚为壮观。

《萧村文集》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归侨文学创作的巨大收获,同时也是新马文坛的荣耀。因为作家以自身坚忍的创作毅力来表明,文艺的燭火应该怎样保持,才会历经百劫而不灭。(苏永延)